

中国文学新佳作集成

6

荒湖之恋

主编 傅浩
中国文学出版社

中国文学新佳作集成 6

荒湖之恋

主编 傅浩
《中国文学》编辑部编
中国文学出版社



RAF99/05

416103



000012229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荒湖之恋/叶蔚林等著. -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2
(中国文学新佳作集成;第6卷)

ISBN 7-5071-0425-7

I. 荒… II. 叶…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0121 号

荒湖之恋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100037

发行部电话:(010)68320635 68326644-2372

北京印刷学院实习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6.5

字数:383 千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71-0425-7 / I·376

定价:21.40 元

前 言

去年我们编辑出版的《中国文学新佳作集成》1—3卷，受到读者们的欢迎，也颇为作家们称道。有位读者来信说：“这套书选编得非常好，从中见出选编者独特的眼力和对文学事业的负责精神。”有位作者在信中说：“寄给我的样书，我原来照例放进书柜了事，后来却被朋友们拿去轮流抢着看，真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于是，我也读起了书中别人的作品。的确选得不错。”

今年，我们应读者的要求，选编出《中国文学新佳作集成》4—6卷。其中亦是中篇小说两卷，短篇小说一卷。它们都是1995—1996年间的作品，均在《中国文学》中文版杂志上连载过。本来还有一些作品值得选入，但限于篇幅，只好割爱。

近几年来，小说日多，佳作迭出，选家蜂起，选本如潮。然而，倘若把同期选本放在一起，便能见出不同之处。可以说，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原因是选编者的眼光和标准，不尽相同。我们遵循的是“好作品主义”。所谓“好作品主义”，是指鉴别一部文学作品时，首先不是看它出自何人之手，采用何种创作方法，或属于何种流派风格，而是看它是否既具备积极、健康、有益于世道人心和读者能懂的前提，又具有丰富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和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反过来说，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的作品，就不管它是什么创作方法或流派风格，都属于好作品，是上乘之作。可见，“好作品主义”既包含着选择作品的高标准严要求，也包含着不拘一格的兼容性。我们就是本着这种精神，在选编中既努力突出反映时代的主旋律，又注意体现文学创作的多样化。当然，是否做到了，只有请读者评说。

——编者

目 录

编 者	前言	(1)
王 蒙	寻湖	(1)
毕淑敏	翻浆	(8)
韩少功	暗香	(21)
斯 妤	梦非梦	(35)
阿 成	老秋	(54)
李森祥	连升豆腐脑	(63)
陆颖墨	大水	(77)
叶蔚林	荒湖之恋	(93)
苏 童	把你的脚捆起来	(100)
杨 泥	红羚	(109)
迟子建	亲亲土豆	(122)
阎连科	生死老小	(141)
范小青	动荡的日子	(158)
韩少功	乞丐富农	(168)
聂鑫森	紫绡帘	(175)
刘益善	夸父	(180)
朱 文	达马的语气	(195)
严歌苓	少女小渔	(210)
李森祥	来歪头	(228)
徐 坤	鸟粪	(236)
卢万成	爽是一头驴	(248)

陈应松	一个,一个和另一个	(264)
古清生	猫叫的传播者	(272)
苏方学	上帝的玩艺儿	(281)
汪曾祺	窥浴	(286)
尤凤伟	幸运者拾米	(289)
范小青	世间杂事	(300)
李克定	吃面	(317)
王中云	梅花	(327)
聂鑫森	塑料人	(379)
陈继明	月光下的几十个白瓶子	(345)
姜贻斌	记忆的错位	(360)
黄家刚	拳师	(371)
刘继安	华灯初上	(379)
黄建华	琴韵	(397)
张玉良	狐精	(419)
严歌苓	簪花女和卖酒郎	(429)
庄旭清	杜村死了一只狗	(437)
谈 歌	屠绝	(450)
庆 巴	王马儿和李马儿	(457)
李 洪	舞王	(463)
王鸿达	绿	(472)
沈石溪	太阳鸟和眼镜王蛇	(483)
白天光	稂鸟	(487)
邱华栋	音乐工厂	(501)
姜贻斌	钟声消逝	(511)

寻 湖

王 蒙

都说山那边有一个湖通连着天，疗养院的人谁也没有去过。
我对方说，我们去。

方问：真的有湖吗？我现在不像年轻时候那样听什么信什么了。也许并没有湖，是想有湖。

我说有湖，我说有一天傍晚我看到了天上的反光，像是有小孩子拿着碎镜片晃动，我想那就是湖的光。

方说你总是到处发现光辉。

我说所以我们不是瞎子。

我便拉着她往高处走，我们似乎是在攀登一座古塔，在我们俩的年龄的乘积等于 3600，等于十个圆周，早已度过了银婚，向着金婚挺进的时候。

我们走到了塔顶。看！果然看到了天边的湖，似乎并不遥远，如面前的一面大镜子，由几个交错的平面组成，分别向不完全相同的方向放射着天光亮丽，互相交插映衍，一片辉煌明亮，由于只有明亮过于明亮便显得混沌模糊昏暗，令人喜悦而又晕眩莫释。

“船！红色的帆！船长立在船头，手里拿着双筒望远镜……”

“多么大的海鸟，飞起又落下来。呵，停在水面上了。它又扇动了它的双翅，它的翅膀要挡住山头的落日呢。”

“有许多人在湖边游戏，他们是露营者，是科学考察者也是

流浪者。他们打着一面面三角小红旗，正在那儿迎风招展。”

“好像从水里出现了一个人影，沐浴而出，霞光万道。”

“也有房子，二层小楼……”

“不，是三层。”

“是二层。”

“是三层。”

“那不是三层，是树，是银杏还是梧桐？”

也许还有凤凰呢，我心里不以为然。

那里有一个湖。那儿有一切的一切。除了景象风物，还传来了声音。方说是丝竹乐，我说是管弦乐。方说是瞎子阿炳，我说是柴可夫斯基。又有儿时春天常常听到的卖小金鱼的吆喝。还有鸽子的与风筝的哨子。也有浪花拍岸，像过敏性鼻炎。乡下的土溜溜的小公鸡，阳光灿烂之下突然打起了鸣。

“我还听到了从那里传过来的口号声。”方说，“他们喊，前进前进前进！”

“那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至今为止，我知道只有中文是这样的语法，人可以说，不，然后坚持一种肯定的意思。人也可以说是，然后坚持一种否定的意思。

从这一个明亮的黄昏开始，我们每天眺望我们心中的湖。我们争论着是与不。我们就开始作出发的准备。我们相信那将是一次远征，在我们走不动以前的一次壮举，趁着还能走的时候。现在不去，以后就更加去不成了。我们这样想，而且发现这样一个显得消极的想法有很大的积极力。

一个秋天的上午，上好的晴朗而又爽快的日子，我们出发。

“你累吗？”

“没有。一点也没有。我们只是玩玩而已。欧洲的医学家论

证，年龄其实是一个相对的东西，很大程度上在于感觉——也就是心理年龄。我们累吗？我们不累。我们会累吗？我们不会累。如果我们累了怎么样呢？怎么样也不怎么样，休息一下，我们会比原来更加精力旺盛，朝气蓬勃。毛主席不是说过么？踏遍青山人未老！有青山就去踏吧，趁着还能踏的时候。”

在第一个路口我们进行了方向性的争论。我说向左，她说向前。我说湖在我要走的那个方向。她说是的，然而你说的那个方向是一个圆环，走上去以后你就转开了圈，指路牌上的箭头已经这样指示着了。方奇怪我怎么会看不出来。

我退后几步，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视野，我看到了那个美丽的圆环。从那个圆环的任何一点出发，向前或是向后你怎么走都会走到原地。我开玩笑说方是掌握方向的里手，是无误差之人。她一面得意一面怀疑我是故意取笑以掩饰自己的没有面子。

我发现，即使是反讽意味的好话，也还是好话，而人是爱听好话的，哪怕事后发现了讽刺的意思。

没有幽默感的地方反讽了也白讽。

为了更彻底地说服我，她向一个对面骑自行车而来的很可能没有身份证的青年人问路。其实我已经没有异议了。方还是要再次证明自己的正确。人为什么那样愿意让别人认同自己的正确呢？我不会因为她的无误差而增加她的奖金，她也不会因了我的有误差而扣除我的维他命。

青年人很友善——从现在起，我们一路上遇到的人都是一个更比一个友善的。所以我们觉得世风日下的悲叹与挽狂澜于即倒的呼唤未免言过其实。所以我们绝对是大大的良民。我们从来不感到失落了什么，除了青春。青年人打量了一下我们的政治面目，亲切地春天一般地说：

“老师傅！你们二位呀？那可走得一阵子呢。是，是，拣直了走，就是说还要拐弯，就是说说话就是。噢，还要过一个小坡，

绕过一条土路，穿过一个村子，到了湖边，还不是湖边，又过五处湖边，才是……反正你们走到哪里就算是哪里吧。”

我思忖他的导引与禅机。石头路滑。当头棒喝。相信他如果不是文盲就一定是院士，如果不是慧能再世的话。

我们走过了正在播种小麦的农田。翻耕过的新土散发着大地的香气。我们说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在乡间道路上漫步了。空气真甘甜。劳动着的农夫健康而且愉快。从我们的角度观察，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是农民。而从农民的角度来想——我知道他们会怎么想，我也有弯腰在田地里劳动看干部们在路边走过的经验——又会觉得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是不需要弯腰干活的干部。既然我们互相羡慕，这也就说明我们不需要互相羡慕。

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安分守己更可贵的了。安分守己了就可以炼出内丹。我主张，设立诺贝尔安分守己奖。

这样我们走过了一座被盛夏的山洪冲垮了的木桥，桥身断裂的地方用两根不圆不方的小树干所代替。我们相信已经成为桥的小树仍在生长。我们互相搀扶着走过了断桥。我设想如果方失足落到水里，我还有能力把她救出来。我游蛙式和仰泳，最近正在攻打侧泳。我们又面临一个五路口，从口的那一边走来了一个紫癜风面孔，我走过去向他问路，方吓得变颜变色。紫面庞其实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可能是我的口音太城市而他的听觉农村，也可能是我的声带太弱或是他的听力有不足。于是我以自己的见解冒充紫脸孔的指示，告诉了方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方且信且疑。我也就不再争论，只是一口咬定口齿不清的紫面就是这样说的。

我们信心十足地走了下去。我们看到了并排的两三个商店，商店的发音机正大声播放配乐诗朗诵《黄河边的纤夫》，惊心动魄，还有惊涛骇浪——我的电脑里居然没有输入惊涛骇浪这个词。

我想电脑是正确的，惊涛骇浪这个短语太做作。真正陷在惊涛骇浪里的人不会觉得是惊涛骇浪。

我们的腿开始发抖。我们互相没有说。她说我的样子有点疲劳，我严词否认。我说她有点吃不住劲了，她几乎发作，说她的感觉与没有走路时一样，或者更好。

这个时候过来了几辆汽车，尘土飞扬，废气令人窒息。我开始怀疑，我们是不是不应该独自步行寻湖。

然而已经没有退路。我们走得气喘吁吁。腰部似乎是扭了一下。小腿肚子开始抽筋。又经过了一个商店，商店的喇叭里放着歌颂红太阳的歌曲。推开商店的门，货架上摆满了劣质白酒和香烟。有一些糖果与饼子，还有煤油。煤油离食品靠得这样近，我颇怀疑他们的食品是不是带有煤油味。

我便从理论上发挥，不要以为找湖的目的就是找湖。找湖是一个过程，找得到或者找不到湖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美妙的散步的过程。您还上哪儿找去？

而过程就是一切。人生就是生与死之间的一个过程。战争就是失败与胜利之间的一个过程。建设就是艰苦与幸福之间的一个过程。找湖就是出发与回家之间的一个过程等等。

方忍无可忍，便向出售带煤油气味的食品的老板询问走向湖的路径。她已经不相信我所说的紫面人的指示，在走向柜台的时候她向我回眸冷笑。她这样快地看穿了我的假冒伪劣，使我油然失落。

回答是这么走也可以，那么走也可以，那么走可能更好，但不一定。回答的水平超出了大学的教师，如果是五年以前，我一定向有关部门或友好国家科学院举荐。我相信我们已经走入了院士村，哲学店，终极关怀的形而上镇。我们要找的湖是司脱拉咕达嘴达底湖。

于是我表现了成熟与宽容，平静与和解。过程是斗争的过

程，而斗争的过程就是和解的过程。到了夫妻二人的年龄乘积等于十个圆周的时候，您也会认同我的主张的。我对于走哪一条路不再提什么意见。反正都可以，我说。

我等待她的迷路或者跌跤，到那个时候再说点什么不迟。即使是亲爱的银婚过去金婚将至的夫妻，也都是自以为是并且希望对方犯错误，人啊，人！你什么时候才能得救呢？

在被夏季的洪水淹掉了的两块玉米地间，我们看到了一小块湖，应该说只是一个脏水洼。脏水洼而连结着大湖与天空。

“到了。”

“不，没有到。”

“不，到了。”

“不，没有到。”

于是再走。天也愈来愈热了，便脱下了毛线衣。汗出得愈来愈多了，也就更觉得脏。

路已经弯弯曲曲。我悟到，这是因为愈是接近湖，道路的设置就愈要依照湖滨的地势而定。我们环湖而行。这是一个流行歌曲的标题。我可以肯定，湖已经近在咫尺。湖已在我。太多的山丘、庄稼、房屋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我们无非是要绕过阻挡视线的东西，我们将走近湖面。我们好好地生活在地上，为什么要走向湖面呢？又不是尼斯湖，没有怪兽等待我们。没有谁能回答这一个简单的乘法问题。

“你们是来做总结的么？”

在鸡鸣声中，正站立在村口一面虎皮墙前大声谈笑的几个老头儿发现了我们，便与我们搭讪。他们说，如果是做总结的，他们愿意与我们交谈一番。我们十分惭愧，因为我们没有总结的任务，也不想向他们发扬民主。辜负了老人们的积极性。

我们乘机问路。他们让我们直直地走去。

我们穿过了一条狭小的村街，我们忍受着恶狗吠叫的威胁。

我们走上了一条泥泞的小路，我们忍受着蚊蝇蜂蚁。

“我现在体重差不多七十公斤，即使放开政策，让蚊蝇蜂蚁来螫来咬，也损失不了一公斤。”

“但是它们会传染疾病。”

“我有抵抗力。”

“我不想把抵抗力浪费在它们身上。”

我们发现了一段伸展到田地里来的狭长的湖。这个湖或是湖使人想起一条江水的码头。道路变得愈来愈泥泞。我们不满足。我们希望见到的是天连水水连天的浩浩渺渺的大海一般的湖。我们希望这个湖上停泊着几艘航空母舰。我们渺小，便希望看到伟大。我们干枯，便希望看到无边的湿润。我们怯懦，便希望看到巨大的实力与深刻的危险。我们急躁而又芜杂，尘土而又汗流浹背，便希望看到清洁彻骨的无言的平静。

我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的水洼。我们看到了水边的洗衣妇，她们说在湖边洗衣远远比让洗衣机转呀转呀地好。我们看到了水端的小鸭小鹅。我们看到了曲折导引的小渠，灌溉着为了秋冬的白菜。我们逢人便问路，我们接受一切人的指导而不再自以为是。其实谁是谁不是是一点也没有意思。我们随便说着关于湖的笑话。我们走了一条街又一条路。我们躲着又迎着狂叫的狗子。我们很累。我们觉得愈走愈远。我们相信，我们立刻就会找到我们心中的那个大湖了。

后记：后来我们找到了。已经很累。觉得确实是很亮很亮。后来一步一步往回走，都快到家了才想起来搭汽车，花了十几块钱，占我们俩的月薪高收入的1.3%。

王蒙：1934年生于北京，1953年开始文学创作，曾任文化部部长，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代表作品有《活动变人形》、《青春万岁》、《蝴蝶》、《布礼》、《坚硬的稀粥》等。

翻 浆

毕淑敏

那年，我从西藏回内地探家，需坐半个月的汽车，搭了一辆地方运送旧轮胎的货车，从海拔五千米的高原俯冲而下，颠簸了十天，到了一处戈壁。

正是春天，道路翻浆。

翻浆就是大地回暖，地下水拱了上来，公路像施了发酵粉，膨起酥软的鼓包。卡车航行其上，犹如摇摆的醉猫。原本 8 小时的路程，晃荡了 10 几个钟头也到不了目的地，全身的骨头接榫处都开了缝，苦不堪言。

司机是个黄脸的小个子，蜷在黑毛的羊皮大衣里，好像一粒风干的蛹。他紧张地怀抱方向盘，仿佛抱着个聚宝盆，入定般的沉默着。

车身剧烈倾斜的时候，我连大气也不敢出。生怕喘气的片刻，气流在肺里重量分布不均，干扰了车的平衡，大厢板就颠覆了（你会发现颠覆这个词是多么的准，只有“颠”，才会“覆”）

天空有月的碎片在云缝中闪烁，好像一个被遗弃的妇人在掩面哭泣。今晚的宿营地还在无边的黑暗中蜷伏着，不知哪一刻才会在夜的墨汁中显出影来。

我不能睡觉。每当我朦胧的时候，司机就会不失时机地冒着车打滚的危险，凶猛地顿挫方向盘。我就像一丸没摇晃好的元宵，疾速地在他的瘦削的肩胛和卡车冰冷的门把手之间震荡，直到我的头脑清醒如寒冰。

“睡着的人会放出一股烟雾，像妖精喷出的毒气，司机一闻也会打瞌睡。你要是想活着回到北京看到你的老爹老娘，就一分钟也不得打盹。”当初我要搭他的车的时候，就同意了他的这个条件。一路上看到了许多的汽车残骸，像白垩纪的恐龙瞪着苍天。每一次他都要说：“看，这就是打瞌睡的下场！”

我们像一艘古老的单桅船，在戈壁的黑海里摇啊摇。经过几千公里的长途跋涉，我的耐性出奇地好，无声地麻木地注视着苍茫的前方，希望能在空虚中发现一朵磷火或是狼的眼睛。

卡车的灯光切割着夜风，随着车的荡漾，有细碎的光粉扑撒在公路旁橙黄的沙砾上，好像那里隐藏着无数金屑。

我问一句：“还要多长时间才可以到啊？”

司机说：“该到的时候，自然就到了。不到的时候，您急也到不了。”

我们就像两个哑巴一样地坐在一起。司机说他不愿拉搭车的人，太麻烦。

突然在无边的沉寂当中，立起一根土柱，遮挡了银色的车灯。

那土柱顶端有两处黑色凹陷，熠熠地反射着我们这辆旧车的模样。

“你要找死吗？你！你个兔崽子！”司机破口大骂。

我这才看清那是一个人。浑身是土的人。他穿着一件尿碱黄色的旧大衣，拎着一个生姜黄色的破袋子，袋口绑着一缕骆驼黄色的绳头。

“我不是找死。

我是找活。

我要搭车。

我得回家。”

他每句话中间都有很长的间歇，你以为他说完了，可是他又

继续说下去。

“不搭！你没长眼睛吗？司机楼子已经坐满了，哪有你的地方！”司机愤愤地说。

“我没想坐司机楼子。我蹲大厢板就行。你们拉的是轮胎，有空隙的。”他的话语中渗出轻微的南方口音。

司机对人暗地里侦察出他所携带的货物，颇为气恼，好像是一个了不得的秘密被人戳穿了。说：“不带！这么冷的天，你蹲大厢板，会生生冻死！”说着，踩了油门，准备闪过他往前开。

那个土人抱住我们的车灯说：“我不怕冻死！我要回家！”

司机对我说：“大漠里，经常碰着这样的搭车人，都是南方来的知识青年。沾上就了不得。”

我说：“他看着挺可怜的。”因为腿坐麻了，我就下了车，想借机遛达遛达。没想到那个土人扯着我的衣袖，半扑半跪地说：“好人，救救我们全家！”

我说：“你的家在哪儿？”

我想他一定会说出上海、南京这些地方，他的口音已经暴露了籍贯。没想到他用手一指大漠深处说：“就在那儿……我爱人生孩子了……没有奶……我到场部好不容易借到点小米……要是赶不回去，熬不出来米汤，孩子就饿死了……我们的粮食早没了……”

“我拦了半天的车。没有人肯拉我……已经这么晚了，再也不会车过了……我孩子死了，我爱人也会死，我也死……”他已经不是向着我们说，而是向着天说。

我透过车玻璃看司机，他伏在方向盘上，什么表情也没有。

我知道自己对司机已属累赘，实在不敢应承他的请求。但我鬼使神差地问了一个极为愚蠢的问题。

我说：“您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呢？”

“是女孩。好漂亮的！”他立即兴奋起来，笑容像干旱的裂缝

在他的脸上蔓延。

为了那个没有奶吃的女婴，我一咬牙说：“你上车吧。”

他立即抱着口袋想往车大厢上爬。

我说：“坐驾驶室吧，我们挤一挤。”

司机冷漠地说：“驾驶室是不能挤的。要是我伸不开胳膊腿，该打方向的时候弯不过来肘子，翻了车再在这戈壁上晾两天，咱们就成了速成的木乃依。”别的司机一般忌讳谈翻车，但这个小小个子司机似乎有此嗜好。

我对不起地看着搭车人，没想到他十分知足他说：“上大厢就很好了。司机师傅发了话，就是允我搭车了。谢谢……谢。”最后一个“谢”字已是从轮胎缝隙里发出来的。

我上了车，很有作了善事之后的兴奋。偷眼觑司机，他好像全力以赴地对付翻浆，对车上多了一人的事，毫无反应。

夜风在车窗外凄厉地鸣叫。我说：“不知上面冷不冷？”

司机不搭我的话茬，说：“给你讲一个故事。也不算故事吧，是真事。”

我刚开始还不介意，想他讲不出什么好故事。他的声音非常小，又被毛茸茸的大衣领子吸附了颤音，干涩得没有一点抑扬。

但我的毛骨渐渐地悚然。

“我有一个同事，是个很棒的老师傅。他爱一个人开车，嫌搭人罗嗦。一天，他和车突然失踪了。很长时间以后，才在戈壁上找到了他的尸首。可是他是怎么死的，车到哪里去了，谁也不知道。后来，在上海最繁华的马路上，一辆车轧死了人，警察把司机捉住，一看证件全不对，才查出开车的是个冒牌货。然后就是审啊，听说打得人快死了，他才说了真话。原来他是知青，化妆成一个可怜的人，拦了师傅的车。上车以后把师傅杀死，甩在沙漠上，自己把车开回了上海。从此我们车队里的司机绝不搭任何不认识的人上车。你是我的老乡说了许多好话，我才破例答应的。”